



傳染病

借用 Agota Kristof 給 Sylvia Plath

深山的暮鼓敲進我的心扉
軟綿無力兩個的背對背
已逃亡從那些藉由殉情的
暴烈和黑盒子裡去擰乾
老鼠的吱吱作響
我無法變成任何一種動物
跟妳對話而這裡的終點
沒有辦法辨識任何一種死法的
微乎其微

某一種華麗逐漸在鼓脹
她的獨角戲極端詭異
在歪歪斜斜的莞爾後
我可以隨時

讓祢消失匿跡
沒有一個緩慢認得清
庸碌她的棕櫚樹的
上帝
我絕不再跟祢講話了

這些顏色不過是老掉牙
的無稽之談
浮掠的一秒是白花花的
風信子整個世界的
眩目
舌是妳灑下的芽苞
是我們初次見面的
一股冷流
而猴急的她們等著乾過癮
我們傳染來傳染去的
請告訴我
上帝，任何一種死法
都是尊敬祢
腐朽的人性
如此要尊敬祢的悻然
一種存在的姿態

子處

le 01.07.2011'

a Taipei



挪威森林的情話

給 M.C.

在軟綿綿的髮絲上

擠眉弄眼

細語呢喃在

吸吐間都蘊藏著

對妳蜿蜒的愛

連她打著赤腳都發覺

一個眼睜的餘波蕩漾

神遊到青澀泛黃的童年

外頭是烏雲密佈

在那把椅子上所有看見妳的

穿越那些交頭接耳

暖呼呼

在心頭的

劇烈撞擊

起鬨吧！我的如此口沫橫飛

捏碎了鋼鐵般的意志

妳的笑聲還有我的吹口哨

連妖魔鬼怪都顫抖掉落的

頭皮屑

請同意我的慘白

進入妳的綺麗

連巴哈的無伴奏的

腳趾頭都在打著節拍

她們來是為了

中產階級的拘謹

為了我們的愛要加油添醋

我已經和妳昔日的情人

幹完架

無聲無息地走到你的背後

聽風的搖曳

聽粗啞環抱著一絲絲的溫暖

聽我

盥洗室的蓮蓬頭流瀉的水

撫摸妳的每一寸肌膚

如此駑鈍

只能用誠實以待

別了的拐彎抹角

別了的瞎扯淡

別了的視若無睹

我們交會

生命不就是等這一次的

激吻

不就是無法抵擋

像海潮一般

對妳說愛

子處 le 03.01.2011'



Cinematics

致 Jean Vigo 的亞特蘭大號

上船的那刻

我神情無奈包裹著面具

他們的臭皮囊的蜜語不小心

打翻，掉落於海洋的璀璨

親暱後的貓生了一打孩子

他們窩居在漂流者的睡舖上

巴黎是越陳越久的香醇

是背叛的荒誕劇

倚著天籟的手風琴
無名指也會若有似無的情調
他是魔術師
為了妳高雅的裙襬而
肝腸寸斷

冰封了從世界蒐集回來的
小玩具紋身在含著菸的肚臍眼
在妳離去的一聲令下
這艘偌大的亞特蘭大號
竟然是淒迷的廢墟
生長著鬍鬚的孤伶伶

海洋是對妳的凝眸
望穿我日漸憔悴的隔閡
愜意是老水手
潛沈於口沫怪誕的氣味
從這個港口駛入
下一個關於工人階級的

Home

這種無政府狀況
妳終將歸來

子虛

le 31.05.2009'

a Taipei



妳的小蜜蜂

遊走於
孤僻與緩慢之間
當啜飲白酒的醺醺然
像海豚一樣跳躍著
東倒西歪
我也不再飄忽不定

妳是芥末
妳是超自然的清澈
妳是我跌倒在淤泥卻
擁有魔法的手風琴
妳是我等待這個世界的美善
為我畫出了生命的輪廓
妳是保溫瓶
妳是輕柔的雨絲
融化我的硬心腸

在這裡那裡
眺望漫無邊際的無稽之談
和妳相處
無所顧忌也相互對彼此的往事

扮鬼臉

如同點唱機發出悅耳的柔情

妳是幻覺

嗆鼻於我親親的一吻

也制止了

草履蟲的無性繁殖的謠言

我們盡情地享樂於

手銜皮鞭和繩子

狂喜於夜間臨睡前微微的光暈

然後知道生命的奢侈也

不過如此

子處 le 01.02.2009'

a Taipei



啞啞

我是烈日下的精瘦強悍

在海盜的挾持之下飄洋過海

來到台灣簽下潦草的

終身契約

為了生孩子傳宗接代

為了資產及財富的無底洞

為了成就他們強暴的寄生蟲

卑微的瞎眼為了無可挑剔

初戀的薩克斯風乾哽著

流星雨回到牙牙學語的幼時

打手勢或者吸毒蔓延

當我成為你征服的國土

就拋棄過去的一切要脫胎換骨

我掙扎卻窒息在禁錮的關係裡

他們喧嘩恥笑我的鼻尖

還有燒飯洗衣

所有家務勞動的尖酸刻薄

那令人精神耗弱的醜陋

敗壞了胯下的搔首弄姿

在尖銳的吶喊及吸吐之間

我疼痛於這不是愛的結晶

過了哺乳期過了孩子會走路

終於願意叫我一聲媽媽

我就是尋人啟事的主角

因為我流著祖國的血液

他們的望眼鏡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在背負著兩個家族沈重的

宿命與壓力我能不能

離家出走

逃開

我寧可是混帳

遭人唾棄的母親

也不要再在長長的夜裡無法入眠

出走

無論我是用什麼方式過活

都好過被吸乾鮮血

好過讓整個世界荒唐的父權體制

即使是這社會的次等公民

我也要任性的

流浪

子處 le 31.01.2009'

a Taipei